

# 我的明天

第一部

白刃 著



# 战 鬥 到 明 天

第 一 部

白 刃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# 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983 字数278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 15/16 插页4

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90001—52000册

定价(3) 1.10元

## 第一章

風，刮呀，刮呀！刮的樹木搖擺，刮的山谷吼叫，刮的沙土亂飛，刮的天昏地暗。

天，像要塌下來，虧得抱犢崗山，用腦袋瓜子把它頂住。

抱犢崗，真像一根撐天柱。晴朗的日子，山腰里常常飄着白雲，崗頂上連着青天，從台兒莊平原朝北望，就像地娘娘的大腦袋，從群山眾崗當中伸出來。

今天，地娘娘的臉上蒙着灰紗，肩膀上有兩個人在爬動。前面是個小矮子，二十來歲，臉色烏黑，眼睛溜圓，穿着黑衫黑褲黑球鞋，手中提着一支三號駁壳槍。後頭跟着一個大高個，三十歲出頭，方臉大眼，連鬚胡子，穿着藍便衣軍褲，小腿上打着綁帶，腳下踏着布鞋，肩頭上倒背着一支黑大蓋。兩人都戴着六角的黑草子筓笠，披着馬蔘莖結成的蓑衣，正吃力地往上爬。

小黑子身輕腿快，穿過波羅櫟，撥開矮樹枝，攀着楊柳條，繞過狼牙棒，一個勁向上沖。大高個體重身不靈，不斷舉起手來，抹掉額上的汗水。

他們鑽出叢樹林，爬到山脖子，踏進一片沒腰的蒿草里。狂風把山草吹得彎腰低頭，左右亂晃。小黑子被一陣頂頭風，打的

向后退。

“真討厭！这样大風！”他嘟囔着，挺着勁踩着乱草。大高个沒有吭声，喘着粗气跟着上。

山坡上一片松树林，被狂風掀起了松濤，像大海在咆哮！小黑子心里想：“要是閉着眼，真像走到海崖上。”他抬头朝上望，看見龐大的抱犢崗，上面頂着天，下面一派懸崖峭壁，足足有几十丈高，看起來惊心动魄，頭暈目眩。

“好高呀！”小黑子說。轉身問大高个：“打哪兒上？大老刘。”

話被風刮走，大老刘沒听清，大聲問道：

“你說啥呀？”

“打哪兒上呀？”小黑子站下來，提高嗓子問。

“跟俺走！”大老刘喊了一聲，从乱石崗向左轉，踏上一條曲里拐弯的羊腸道，繞過一塊大石頭，指着石壁上一道裂縫，說：

“打這兒上。”

被流水冲刷出來的大石縫，彎彎曲曲的往上伸，有的地方長着石筍，有的地方像個蜂窩，青石頭褪成淡黃色。小黑子走到石縫下，雙手够不着。大老刘摘掉筍笠，蹲下來說：

“踩俺的肩膀頭，上！”

小黑子把駁壳槍往腰里一插，右腳剛踩上他的寬肩膀，忽然發現左下方大石頭旁邊，閃過一個人影，說了句“有人！”連忙跨下腿，拔出槍來。

“在哪兒？”大老刘站起來問，貼在石縫邊，端起步槍。

“那不是？還在動哩！”

順着小黑子的槍口，大老刘望見一個穿蓑衣的人影，在三十米外一塊大石頭邊，又閃到另一塊大石頭後面。大老刘旋開大蓋槍的保險，冲着大石頭瞄起來，準備等那人再露頭，就給他一家伙。

“別開槍！”小黑子提醒他，“八成是自己人。”

“咋見得？”

“瞧他頭上戴的是咱們的軍帽，”小黑子說。“要是敵人，他早開槍啦。”

大老劉剛瞅見那人身上的簑衣，沒注意腦瓜上戴着啥帽，正在疑惑，只見那人朝下面一塊石頭一躲，果然戴着一頂褪色的八路軍帽。

“喂！別跑啦！”小黑子大聲喊叫，“別躲啦！同志！自己人！”

“你們是哪部份的？”從石頭後面發出來的問話。小黑子聽見聲音很耳熟，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斷。

“俺們是泰山部的，”他答了部隊的代號，又問：“你是哪個大隊的？”

“尼山大隊的，”石頭後面露出半個腦袋。“你們呢？”

小黑子聽他說出政治部的代號，記起是一星期前，在支隊部講時事的那個名叫沙非的宣傳干事，忙問：

“你是宣傳科的沙干事嗎？”

“是的！”沙非大膽的站出來，高興的問：“你是哪一位啊？”

“俺是何全，偵察排的，”小黑子說。“快上來吧！沙干事！”

大老劉看見往上走的沙非，是個高高的青年，二十來歲，臉孔白淨，眉毛濃黑，拿着一支小手槍。往常也見過幾面，只是喊不出名字。

“你怎么一個人呆在這兒？”何全問。

沙非說，他從二營回支隊部，到處碰到跑反的老百姓，聽說山上有八路軍，就爬上來找隊伍，想不到撲了個空，後來發現他倆上樹，以為是敵人，所以往下跑。說完了他問：

“支隊部還在上村嗎？”

“俺們出來的時候還在，”何全答過，又提醒他說：“到處有敵

人，待会一塊回去吧？”

沙非巴不得跟他們一道，馬上点了点头。

“上崗吧？”大老刘問小黑子，又瞧了瞧沙非：“一道上吧？”

沙非抬起頭，望着突入天空的懸崖峭壁，胸頭撲撲跳。不上吧？待在這裡不妥當；上吧？看不見道路。

“怎麼上呀？”他猶豫地問。

“踩俺的肩膀頭，”大老刘蹲下說。

“俺先上，”何全說。他怕上面有什麼意外的事，插好槍，踩上肩頭。大老刘不費勁的站起來。何全攀着一塊石頭，使勁一聳身，輕輕的爬上石縫。

沙非學着小黑子，踩着大老刘的肩膀上去。何全看他上來了，便像只猴子似的，抓着石蜂窩，蹬着亂石頭，手靈腳巧的往上爬。沙非手脚笨一些，气喘喘的跟着。

大老刘解下簍衣，把手榴彈袋擲到背後，斜挂着步槍，重新披好簍衣，戴上算笠，伸手攀着石縫，雙腳蹬着石楞子，翻身爬上去。

爬了五六丈高，上到一塊裂開的大石頭旁邊，小黑子挺起腰喘了口氣，看見上面全是光滑滑的石壁，回過頭來，疑問的瞧着大老刘。

“從那邊上，”大老刘指着石壁上鑿的抓手和腳窩說，“貼着石壁往右挪，過了這疙瘩就好上了。”接着，他指着右邊高處的石壁說：“早先那上面有一溜大抓手，挑着水担都上得去，十幾年前軍閥打馬子<sup>①</sup>，都給砸了。”

小黑子是棗莊人，高抱犢崗只有三十五里地。小時候聽說孫明堯和周天倫的馬子隊，被幾千軍閥困在崗上，沒有辦法，晚

---

① 從前這裡的土匪，大多騎着馬，所以叫馬子，也叫响馬。

上点起紅灯，向各处的伙帮求救。有个外号四圈霸的馬子头，帶着短槍队，在临城車站，劫了津浦路上的票車，抓了几个洋人，傳說里面有个五国国王，其实是个国王的外甥。軍閥怕洋人被杀掉，兵退四十里，抱犢崙才解了圍。小黑子还记得四句民謠：“抱犢崙，賽北京，周天倫，坐朝廷。”

小黑子从小拾煤核長大，十五岁跟父亲下窯挖煤。日本鬼子打进了山东，張魯光在棗庄拉队伍，何全参加了工人游击队。張魯光看他胆子大、心眼多，派他当偵察員；同志們看他个兒小、臉孔黑，都叫他小黑子。

小黑子小的时候，常望着这高入云天的山崗，夢想能上去望望。队伍拉进山区，圍着抱犢崙轉了二年，沒有机会上来。今天張魯光亲自給他任务，要他上崗頂偵察敌人的行动，并且临时从一連調来大老刘，給他当向导。

大老刘名叫刘純厚，家在抱犢崙东北核桃峪，年輕时給庙里的老和尚扛过活，崗上崗下的地形很熟識。由于他作战勇敢，为人忠厚，个子高，年紀大，战士們敬爱他，都喊他大老刘。

大老刘指給他們看过石抓手，脫下布鞋，往皮帶上一插，說声“俺先上”，攀着光崖上的抓手，一挺身，踩着足蹬，貼着石壁，学着螃蟹走路，慢慢的横爬过去。横过兩丈多寬，又斜上了丈多高，踏到一个站脚的地方，才轉过身来，舒了一口气，对下面大声的喊道：

“就这样上，当心点！”

小黑子看見大老刘，靠着那些寸把寬的抓手和足蹬，横过去的时候，确实非常危險，稍微抓不牢或是踩不穩，不粉身碎骨，也得摔成肉醬。幸亏是避風，不然咋上得去？他脫下球鞋，把帶子一結，挂在脖子上，跟着横爬过去。抓手和足蹬的距离，对他說来，都太長了一些。他只好用脚尖蹬着，双手使力气，半吊着身



子挪动。横爬还勉强，斜上更困难，兩手剛够着，費勁的上了七八尺高，最后一个抓手，說啥也抓不牢，亏得刘純厚伸下一只手，把他拉上去。

沙非看見他倆爬上去的时候，已經提心吊胆，暗暗捏了把汗。眼看輪到自己了，心里像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嘆騰。往常他遙望着这雄偉的抱犊園，都充滿了詩的幻想；几小时前往上爬的时候，心头也跳动着美丽的詩句。現在，詩的灵感溜跑了，留下了复杂的心情。面对着光滑的石壁，真是騎虎难下。

“上来吧！沙干事！”小黑子在上面喊着。“仔細点，俺！”

“好的！”他硬着头皮回答。想起那天給支队部干部們报告完国际形势，受到热烈掌声的情景，仿佛百多双手都支持着他，“不能充蒜种呀！”他对自己說。脱下布鞋，放在挂包里，鼓起勇气，学着他們的样子，貼紧石壁，橫摸过去，斜着往上爬。他个子比何全高，爬起来比較省力，末了难上的地方，刘純厚和何全，連拖帶扯的把他拉了上去。

“好險啊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头晕目眩的想。他擦掉額头的汗水，找到安慰自己的話：“天下無难事，真不假啊！”

三人繼續向上爬，拐过几塊重叠的大石头，又爬着一道石縫。石縫越上越寬，爬了十几丈，轉了个弯，踏着高高低低的石梯，已經不必用手了。

半空中的風暴更加猛烈。大老刘一上崗頂，狂風像个强盜，硬要剝去他的簑衣，掀掉他的筭笠。他把力气集中到双腿上，勉勉强强站住脚。小黑子爬上来，差点被風卷下去。他的簑衣鼓得像船蓬，筭笠像長了翅膀。沙非剛近上崗，就被狂風吹得倒退，幸亏大老刘拉着他的手，才沒有跌倒。

三个人走到石碑后面避風，解下簑衣、筭笠，放在山窩窝里，用石头压住，然后擦了擦汗水，穿上鞋子。

沙非想从石碑上，寻找記載的文字，可惜碑上字迹太模糊，一个字也看不清。

“走，俺帶你們轉轉。”刘純厚說过，領着他們，圍着崗頂繞了一圈。崗頂方圓六七十亩地，到处長着半人深的山草，草中开着五顏六色的野花。有些花枝被風吹折，花瓣在空中飞舞。野生的山里紅、糖梨树、山杏和毛桃，也东一棵西一株的，在風中搖晃。崗南面有兩個四四方方的大水池，崖边有个插旗杆的圓洞，崗周圍是一溜几尺深的壕溝。刘純厚告訴他們，这一些都是当年馬子們修的。

小黑子瞪着大眼睛，听着沉悶的炮声，和一陣陣的机槍响，却望不見敌人。他走到崗当中，看看倒塌了的小庙基上，兩尊东倒西歪的石佛，腦袋砸碎了，身上雕刻的龙衣，还清新可愛。他站到断牆上东看西瞧，長頭髮像一束乱草，在風中飞舞，妨碍他的观察，他举起右手把它攔住，像一个机警的獵人，搜索山溝里的野兽。

沙非像个考古家，仔細端詳着庙基和石像，結果什么也沒有發現。只好站在断牆上，望着崗下面。

脚底下的群山，像一个个的小坟包；周圍的山崗，像一頂頂的大礼帽；山溝里的梯田，像一級級的土阶。沙非看見風小了，想乘这个机会，多熟識一些地形地物，指着那些山崗，請教大老刘。

“最远那个叫錐子崗，”刘純厚指着西边一个尖尖的山影說，“这边的叫鎮子崗。西南那个叫云子崗，又叫透明崗，崗上有个透亮的洞。这个像鷄冠样子的叫鷄冠崗，它旁边那个叫板凳崗。北面这个叫太平頂，偏东那个叫鬼門崗。东北这个叫鉄头崗，偏东那座大山是老牛山，俺家就在那山崗下头。”刘純厚說着，想起离开兩年多的家园，想起了老婆孩子，心里动了一下。

“是核桃峪嗎？”小黑子插嘴問。

“嗯，到過嗎？”

“到過，住了好幾次。你們莊的工作做的不孬，莊上那個婦救會長可好了。”

劉純厚聽他夸奖自己的老婆，像吃了一塊糖，甜絲絲的指着眼前的山崗，繼續說道：

“這兩個是大小杏山，那一溜叫九頂蓮花山；北面望不見的地方，還有十八羅漢頭哩。”

“這個崗为啥叫抱犢崗？”沙非好奇的問。

“听老年人說，从前兵荒馬亂，有个庄戶人抱着牛犢上來躲反，得了这么个名字。觀溝里廟前面，有兩塊石碑，有一塊刻的是鈞突崗，另一塊刻着君山，兴是讀書人嫌抱犢崗這名字太俗气。”

小黑子耳朵听着，眼睛到处張望。突然間，發現南山溝里一片黑點點，正向着九頂蓮花山的坡上移动，忙对大老刘說：

“聚莊的鬼子，快到徐家窪了。”

## 二

劉純厚望着跑反的老百姓，沒有吱聲。這時候，正南响起一陣机关槍，跟着轟轟兩聲，山坡上升起兩团青烟，一群老百姓朝抱犢崗跑來，已經可以分清拉着的牛驢了。

“兔崽子！用炮轟老百姓！”小黑子憤恨的罵着。

劉純厚瞪着冒火的眼睛，緊緊的咬着牙齒，仍然沒有吭气。

咯咯咯咯……清脆的歪把子机槍，不斷扫射着跑反的老百姓，山谷里响起呼呼啦啦的回声。一会儿，大杏山的后面，升起一縷青烟，很快的变成黑烟柱，突突的上升，任憑再大的狂風，也

無法將它吹散。

“鬼子在燒庄子了！”小黑子恨的牙齒痒痒，他暗自下着決心：“這次反‘掃蕩’，不宰他幾個，真不解恨！”

“你們看！”沙非喊着，“東嶺上下來一股人！”

何全轉過身，看見東嶺上像放下一股黑繩，黑繩越放越長，越來越粗。慢慢的，前頭飄起一面膏藥旗。

跟着，西面的炮聲更緊了，北面也響起激烈的槍炮聲。他們一齊朝北望，看到冒煙的地方，知道一營和敵人干上了。

四面八方都響起槍炮聲，漫山遍野都是跑反的人，到處弥漫着燒毀村莊的濃煙，使昏沉沉的天空更加陰暗。

小黑子明白，“掃蕩”山区的各路敵人，正按照作戰計劃，循着地圖上的箭頭，向預定的包圍圈推進。他從張司令的指示中，知道兩萬敵人分成八路圍攻，企圖消滅八路軍的主力，毀滅抱犢崗抗日根據地。

這當兒，南面的敵人，分一股沿着蓮花山的山坡，追擊着逃反的老百姓。追到半山腰，被頂上一陣噼里啪啦的步槍，和幾顆轟轟隆隆的手榴彈，打的趕快趴下來架起擲彈筒，向山上還擊。

東嶺那路鬼子，進到溝底的莊里，待了好長時間，莊里傳出一陣噢噢的豬叫，聲音非常刺耳。過一會兒，一股敵人從莊北面爬上一級級的梯田，打着膏藥旗的漢奸們，吆喝着老百姓回家去，老百姓跑的更快，鬼子的機槍代替了漢奸的吆喝，瘋狂地向老鄉們開火！

三個人沿着崗邊的舊壕溝，轉來轉去，監視着崗下的敵人。忽然間，大杏山上響起清脆的機槍聲，子彈嗖嗖地飛過頭頂。他們跑到崗西邊，趴到草叢里了望。

大杏山的山頂，連着抱犢崗的山腰。跑反的人，拉着牲口，提着包袱，挑着担子，扶着老人，抱着孩子，紛紛向這邊跑來。大杏

山的山梁上，出現了十几个日本兵，他們端着刺刀，追趕着老百姓。前面一个鬼子，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槍，一边撞一边打。

“兔崽子！真大胆！”小黑子說。

“他欺負赤手空拳的老百姓！”刘純厚說着，把三八式步槍，架在一塊石头上：“瞧他胆子有多大？”

“对！打兔崽子！”小黑子同意的說。

大老刘旋开保險机，瞄着端机槍的鬼子，扣了一下扳机。叭咕一声！那鬼子扑在山梁上，机关槍扔在一边。

“打的好！”小黑子高兴的喊着。

刘純厚又推上子彈，又打倒一个鬼子。鬼子們受到突然的襲击，頓時慌了爪子，有的趴下来，有的向后跑，有的乱打槍，有的瞎嚷嚷。小黑子看見那狼狽相，忍不住高声的笑开了：

“哈哈……兔崽子变成小耗子了！哈哈……”

笑声被机槍压住了。随着一梭子子彈飞过来，兩顆擲彈筒彈落在崗当中，匡匡的爆炸声，震的耳朵嗡嗡响。沙非縮着头趴在溝里，黑烟随風吹来，一股难聞的大蒜味，鑽进他的鼻孔。

“被敌人發現了，”何全說，“走吧！”

“忙啥？憑这个險要的山崗，只要有一口气，敌人再多也休想上来！”

“喂！”小黑子的声音中，好像在申明：龟孙子才怕哩！他接着說：“咱們的任务不是守山头，沒有空跟鬼子泡蘑菇，司令部等咱們的情报哩！”

“对，”刘純厚点点头說，“走！”

兩人彎着腰，跑到石碑后面，披好蓑衣戴好算笠，走到崗边。一顆迫击炮彈落在崗上炸开，气浪差点把他們推下去。他們乘着烟霧，悄悄地溜下。下崗并不比上崗容易，亏得石壁擋住敌人的視線，不然，天黑以前，說啥也下不来。

刘純厚走在前面，遇到难下的地方，把他們接抱下去。下到那段光滑的石壁，完全暴露了。沙非看他倆快爬过，該自己伸腿了，發現腿肚子在哆嗦，剛才上崗，他就暗暗發愁，不知道該怎样下。現在敌人就在对面山梁上，万一被發現，机枪一封鎖，就別想下去。一分鐘也不能耽擱！他調轉身，双腿往下伸，踩着石磴，扒住抓手，慢慢往下挪。快爬到了，突然扫来一陣机关槍，子彈头在身旁扑扑响，他一震动，右手从石抓手上滑掉，左手快支持不住了，眼看要掉下悬崖！亏得大老刘在旁边接他，赶紧抓着他的左胳膊，將他半悬空地提过去。

“真危險！”他躲进石縫里喘着气，心扑騰騰直跳。三个人歇了一陣，借着隱蔽的山路下山。剛到山脖子，發現崗下有敌人，只得穿过一段叢树林，拐到东北边下崗。

乱石坡上趴着躲反的老乡們，恐惧地望着这三个拿槍的人。

“別害怕，老乡們，俺們是八路軍。”小黑子說着，走到一塊大石头后面蹲下，掏出烟口袋，对大老刘說：“抽袋烟再走吧？”

大老刘跟着蹲下来，也掏出旱烟袋，裝好烟末子，对沙非說：

“抽一袋吧？”

“我不会，”沙非說。

小黑子摸着衣兜，嘔着嘴說：

“糟糕！洋火丢了！”

大老刘从兜里，摸出火刀火石和一个小竹管，从里面拔出一节麻稽瓢子，用火刀敲着火石，讓火星跳在瓢子上引着，先点着烟鍋，又和何全对火。

兩人吱吱地吸着烟。老乡們看出他們是真八路，圍过来問長問短。沙非抓紧机会进行宣傳工作，他說明了敌情，鼓励大家坚持斗争，做好空室清野，帮助民兵和游击队，一定能粉碎敌人

的大“扫荡”。接着問了問山下的情况，观察一下地形，三个人开始往下走。

走下乱石崗，匆匆的穿过一段陡坡，跑到几棵柿树后面站着，搜索了一陣，从梯田壩前，溜下一条深深的干水溝。

干水溝很隐蔽，兩旁望不出去，溝底全是大大小小的鵝卵石，越下越寬。走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小黑子忽然机警的停住，閃到一个拐弯的地方，掀掉箬笠，扒在溝崖上探着头，从草棵里往前望。

“發現敌人嗎？”刘純厚莫名其妙的跟过去，低声地問。

“瞧！白楊树那边小路上，不是来了个人？”

刘純厚把箬笠掀到背后，伸头一望，果然几十步外，走着一个瘦家伙，穿着白布衫黑綢褲，歪戴着小边草帽，提着一条匣子槍，嘴里大声打着口哨，吹出淫蕩的小調，搖搖摆摆，十足的汉奸派头。刘純厚暗暗佩服何全的机警，悄悄把槍口伸出去。

“別开枪！”何全拉下他的步槍說，“这是个活宝贝，留着可有用了。”

何全和刘純厚解下簑衣和箬笠，沙非也跟着把簑衣解下，放在一起，随着他倆躲藏在溝崖的拐角，紧握着花口小手槍，等着捉活的。这种事对他是第一回，心里又緊張又好奇。他看見那家伙賊眼睛东溜西瞅，唢呐声越吹越得意，身子游游蕩蕩，慢慢走近溝沿。忽然間，瘦家伙停下脚步，口哨也不吹了。他以为被發觉，輕輕的举起手槍，看見那家伙轉回头，望了望白楊树那边，又吹着口哨走下溝来。

小黑子憋住气，等他走到溝当中，一个箭步闖上去，用槍口頂住他的后背，吼着：

“不准动！举起手来！”

瘦家伙渾身哆嗦，乖乖的抬起双手。大老刘跑过去，摘下他

手中的槍。

啪！啪！背後響了兩槍，子彈從頭頂飛過。小黑子轉過身，扒在溝崖上一看，有個穿著藍衣服的漢奸，正要閃到白楊樹後面。小黑子舉起槍，鐺鐺兩下子，那漢奸顛了顛，撲在地上。

溝里的瘦家伙，乘上面打槍，朝溝下猛跑。劉純厚追上去，抓住他的後領子。瘦家伙掙脫了，從腰里拔出一把尖刀，翻過身來，朝大老劉胸口猛刺！沙非一看，替大老劉吓了一跳，急忙舉起手槍，勾一下扳機，糟！槍沒有響。慌張中找不出原因，只見大老劉退後一步，用刺刀撥開。小黑子沖上去，抬起右腿，照着那家伙的手上一踢，尖刀踢飛了。大老劉翻起槍托，朝他頭上猛敲！那家伙一閃，肩膀上挨了沉重的打擊，腳下一滑，屁股坐在卵石灘上。

沙非看傻了，直楞楞的站着，不知該干什么。他看見小黑子把那個便衣拖起來，搜了他的身上，叫大老劉把他綁起來，才走過去幫忙。

劉純厚解下綁帶，把他的雙手別到背後綁緊，又弄了個活套，扣在他的脖子上。這樣一來，只要手臂一動彈，活扣就要勒着脖子，不怕他不老實的跟着走。

何奎拾起小尖刀，還想去撿溝上那漢奸的槍，被東面打來一陣機槍阻住了，恐怕敵人追來，忙過去拿回簍衣和算盤，用槍口點着那漢奸的腦袋，說道：

“老實跟着走，敢亂動一下，叫你吃飯的家伙開花！”

瘦家伙吓的臉發青，嘴巴哆哆嗦嗦的哀求道：

“八路老爺！饒了我吧！饒了我吧！”

“別羅蘇！快走！”劉純厚披好簍衣，推着他的背：“走！”

瘦家伙哭喪着臉，乖乖的跟着走。鬼子又掃來一陣機關槍，好像在給他們送別似的。



沙非边走边檢查手槍，才發現原來沒有打開保險機，暗中責備自己太慌張。轉又想到：要是保險打開，一槍把他打死，豈不是抓不了活情報？反而庆幸自己的慌張了。

走着想着，靈感來了，心里充滿了詩的感情，周圍跳動着美麗的詩句，他沐浴在詩的氣氛中。

“這是一首動人的短詩呀！”他對自己說，“他們用勇敢和機智，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；我要把他們的英雄故事，寫成詩篇！”

### 三

風小了，天还很陰暗，西半边電光閃閃，悶雷混在炮聲中，使緊張的空氣更加沉重。

劉純厚、何全和沙非，押着敵人的探子到了上村，支隊部轉移了，村里駐着一營的部隊。同志們說，支隊部轉移到核桃峪。劉純厚一聽到“核桃峪”三个字，心里頭怦怦直跳，他竭力克制自己，怎么也掩不住臉上的興奮。小黑子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朝他眯着眼睛微笑，使他感到很難為情。

喝足了開水，抽了煙，他們繼續押着俘虜，順着山溝趕向核桃峪。十二里地一眨眼就到了。上了西嶺頭，劉純厚看見本班的肖志求，在大核桃樹下放哨，高興地喊他的外號問：

“小皮球！攤你的哨？”

“回來啦？大老劉！”肖志求迎上來說。“還逮了個活的？”

“死的要他干啥？”大老劉快樂的回答。

“對啦！大老劉，快回去吧！你閨女到班上來找你，有要緊事哩！”

“啥要緊事？”劉純厚不好意思的說着，心里甜絲絲的。

他們走下嶺頭，劉純厚看見白雲崗旁邊，一股濃煙沖上天